

宁波70后新锐作家丛书

散文集

高度与光线

主编 邹大明

宁波70后新锐作家丛书 散文集

主编 邹大鸣

高度与光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度与光线：散文集 / 邹大鸣主编. — 宁波：宁波出版社，2013. 10

(宁波70后新锐作家丛书)

ISBN 978-7-5526-1202-8

I. ①高… II. ①邹…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8137号

宁波70后新锐作家丛书(散文集)·高度与光线

主 编 邹大鸣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 址 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邮 编 315040

联系电话 0574-87341015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责任编辑 罗敏波 卓挺亚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290千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1202-8

定 价 36.00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电话：0574-8728680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徐海蛟散文

秋之瑾 / 3

向死而生 / 11

岛上的郁达夫 / 21

乡下人和他的甜酒 / 30

无声处听惊雷 / 36

梅心清华 / 46

► 高鹏程散文

海 边 / 57

回乡手记 / 78

100 / 高度与光线

120 / 世 相

干亚群散文 ◀

137 / 鸡零狗碎

143 / 向歪脖子树致敬

147 / 炊 烟

151 / 敞开的木门

155 / 天落水

159 / 谁在戏里进进出出

164 / 把影子留给黑夜

169 / 红灯笼黄月亮

174 / 剃头二陈

180 / 村小学的老师

赵淑萍散文 ◀

195 / 岳麓书院

199 / 白云深处觅弦歌

203 / 西溪：两个家园

207 / 苏曼殊：袈裟点点疑樱瓣

211 / 岁岁思归思不穷

以心筑梦 / 215
芦 花 / 219
香樟树开花季节 / 222
失去的风景 / 225
乡村戏文 / 229
棉花记忆 / 232
乡村的树 / 235
春入平原荠菜花 / 239
当相思和春天一起老去 / 242
河边一小时 / 246
书 缘 / 249
日湖荷情 / 252

► 彭素虹散文

火红的攀枝花 / 257
生如夏花 / 266
隐形的翅膀 / 271
打工的女人 / 277
幸福的额度 / 282
苏东坡的人文情怀 / 287
往前赶路 / 295

301 / 行走的风景

符利群散文 ◀

309 / 安之若素，百世其昌

317 / 陈布雷：万籁无声月入帘

326 / 蒋梦麟：小窗和雨梦梨花

336 / 三西，三西

348 / 山之盟，水之约

357 / 我打江南走过

361 / 一个人的神秘花园

徐海蛟



徐海蛟，生于1980年，少年时代开始写作。写过六本书，看过落日，听过风声，走过长路，历经寒凉，在文字里安身立命。爱自由、爱树、爱万里山河。相信梦想，相信善念的力量。

秋之瑾

秋瑾想要去日本，这个念头一旦滋生出来，怎样也挥之不去。渐渐地，这个念头变得巨大无比，像被慢慢吹大的气球，大过故园里宁静的午后时光，大过一对绕膝的儿女，大过她常常念及的慈爱的父母，大过看似富足而安然的生活。日本有什么呢？秋瑾与京师大学堂的日文教授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是有过密切往来的，她对日本的印象最初来自这个学识渊博、见识深广的日本女人口中。

秋瑾相信在广阔的中国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那里有别样的天地，也有别样的秩序，那里有惊天动地的可能。她要做女人做不了，又令男人震惊的事。秋瑾迫切的梦想是摆脱这种深居简出的少奶奶生活。很长一段时间，秋瑾都在为了摆脱生命里无处不在的庸常的状态而抗争。

一百多年前，中国社会深陷在一团蒙昧里。一个业已成家，并育有两个孩子的女人突发奇想要去东瀛岛国留学，无疑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最反对这件事的自然是丈夫王廷钧。王廷钧起先是湖南湘潭一个大户人家的公子，后费尽财力到京城户部捐了个小官，于是就举家

迁到了北京。一般这样的男人骨子里都是谨小慎微而又死要面子的，他一定无法容忍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这样时时处处寻求体面的家庭里。

王廷钧大多数时间里是不在意秋瑾的，尽管作为女人，秋瑾真可算是上得了台面的，美貌有之，才情有之，但这些王廷钧并不懂得珍惜。就像喜欢酒的人不懂茶的滋味，喜欢肉的人不爱鱼的滋味一样，王廷钧少不读书，后来恶补了些“之乎者也”和官场处事学，也是皮毛之见，真不懂秋瑾那种文字里的风情和笔底的波澜。人心大致有着可供对接的路径，王廷钧走不到秋瑾的心里去，看不到妻子的才情，也见不得她那稀奇古怪的抱负。

但此刻，王廷钧突然发觉了秋瑾的好，这个好不是因为他懂了秋瑾，这个好是因了担心她的突然离去。有许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即将失去而格外珍惜。王廷钧开始想方设法博取秋瑾的欢心，他给秋瑾买了昂贵的银狐大衣，买了她平日里酷爱的字画，还特意租了一辆黄包车，方便秋瑾看戏。他努力地用自己的方式赢取太太的开心，想以此留住这个女人，让她放弃出国的古怪念头。但王廷钧的担心并未由此打消，这么些年夫妻做下来，他领教过秋瑾的固执与倔强，她坚持的事，他即使用上十分力气也未必能挽回。王廷钧心里的不安全感日益增加，他将秋瑾从娘家带来的昂贵珠宝、衣物悉数藏起，他要防止女人变卖这些东西以凑足旅费。

王廷钧还是低估了秋瑾。1903年迁居京城之后，秋瑾对女人持家的生活，对王廷钧的厌倦都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秋瑾不喜欢寡淡的一成不变的人生，不喜欢低眉顺眼的人生，进京之后，秋瑾与丈夫王廷钧之间更是多了各样情状的磕绊。那一年的中秋，本是团圆之夜，王廷钧让秋瑾安排好酒菜，他要宴请朋友。秋瑾同女仆一道，一早就开始忙碌了，在这种事情上，秋瑾还是会给王廷钧面子的，加上恰巧佳节来临，秋瑾是带着过节的欢愉做这一切的。她将家中的院子、厅

堂，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她置下一桌好菜，找出一坛好酒，秋瑾是海量的女人呢。但王廷钧约定开席的时辰到了，客人却不见来一个。后来秋瑾知道王廷钧中途改变了主意，被一个客人拉到酒楼里喝酒，接着醉在笙歌艳舞中，将吩咐家人请客吃饭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在佳节里，这种突然失望的心情是格外让人落寞的，秋瑾在等了一个时辰后，菜凉酒冷。王廷钧的去向，秋瑾心里自然明白了七八分，她说不上有多难过，只是王廷钧又一次破坏了一场期待。秋瑾让女仆温了酒，让女仆坐到自己对面，两人对饮，酒酣后，秋瑾索性穿上了男装，带着女仆到戏园看戏去了。一百年前，尽管在社会意识相对开放的京城，这也着实是一件轰动的事。这个女扮男装的人，比戏本身更传奇，更值得成为口舌之间的谣言。倒并未如戏剧和小说中描绘得那般奇巧，是夜，王廷钧并没有阴差阳错地路过戏园。但这些奇巧的传闻往往会经过众人加工之后，飞快地传递到家属的耳朵里，并且一定带着人们添油加醋的创造。次日傍晚，王廷钧推门而入，脸上尽是肃杀之气，虽说平日里与妻子没有感情，总体上王廷钧还是白面书生式的懦弱男人，他沾染着那些混在仕途的官僚习气，但性情总体不见得有多暴戾。但这一回，王廷钧一反常态，走进家门，劈头盖脸就质问秋瑾：“你为什么要这么出格？”

“出格？”秋瑾反问，她有点怀疑自己听错了，“你说我出格？”她心里直冒火，该质问的应该是我，你倒反过来作威作福了，“你懂什么叫格？”

“格……好，今天我要好好教教你，格就是妇道，你懂吗？要守妇道！”王廷钧十分气愤，他的身体微微地战栗。

妇道？实在太搞笑了，这是秋瑾最忌讳听到的词语，“你懂不懂人生而平等？懂不懂？”秋瑾声色俱厉地反问。“妇道，只是一个变态的男权世界千百年来折腾出来的东西，只是还没来得及被打翻在地。”

王廷钧僵在原地，白净的脸烧得通红，竟一下说不出话来。

“要我守妇道，那你首先得守夫道，王廷钧，我不是你的附属品。”

这针锋相对的话，像油浇在燃烧的柴上，王廷钧心里的怒火一下子冲出来几丈高。他顺手就甩了秋瑾一巴掌，手掌打在脸上发出响亮的声响，这声响倒把他自己给吓了一跳。没过多久，王廷钧就开始为自己的暴力举动不安起来。

第二日一早，秋瑾离家出走了。她是穿着一身男装，昂首阔步从王廷钧眼皮子底下走出去的，王廷钧起先想阻拦，但终究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一天过去了，暮色四合的时刻，秋瑾还是没有回来，王廷钧更加不安起来。第二天早晨，秋瑾还是未回，王廷钧更为焦灼，他开始派家中仆人四处打听，好不容易得知秋瑾住到了泰顺客栈。王廷钧颇费了一番周折，也动用了无数口舌，往泰顺客栈里跑了好些趟，才把出走的太太请回家。

这些才是开始，秋瑾要出国的心总归是“驷马难追”了。中间又有许多强硬而激烈的冲突。

事情的结局是王廷钧彻底让步，他亲自去央求繁子夫人，央求她一定要带自己的太太去日本，无论留学还是旅行，总之要遂了她这桩心愿。王廷钧知道那样自己才会安心些，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1904年7月，秋瑾在炎夏里踏上了东渡日本之行。秋瑾在日本的时间并不长，但却大有“世外一日，人间一年”的感觉。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处处散发着一一种百废待兴的气息，尤其是一群年轻的中国留学生，个个带着满腔抱负。他们目睹日本的社会开放和新兴之后，再回首中国清王朝寂寥的背影，心里燃着毁灭旧世界的熊熊火焰。

秋瑾离开中国，其实是彻底与旧时代的家庭妇女身份决裂。她女人的身体里住着一个豪迈的侠客。她十几岁便学习骑马击剑，她喜欢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她仰慕古时的游侠朱家、郭解。现在站立在日

本解冻后的土地上，秋瑾身体里的侠客总算挣脱出来了，开始践行狂飙突进式的革命理想。

在东京留日会所日语讲习所学习期间，秋瑾时常参加留学生大会和浙江、湖南同乡会。她登台演讲，发动社团，创办报纸，她在文章后面署名“鉴湖女侠”。她写下这样的诗句：“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拼尽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总之，这短暂的一年，她带给外在世界的波澜，胜过了在封建古中国里的几十年。

秋瑾少女时代就潜藏着英雄主义的情结，直到此时，这样的情结才真正得到落实。

在此期间，秋瑾结识了徐锡麟。徐锡麟瘦瘦的，戴一副圆框眼镜，眉毛很浓，眼神锐利。秋瑾第一次见到徐锡麟的时候，觉得他的眼神里藏着一股剑气。秋瑾是爱剑的人，剑和刀是不一样的，同样是伤人的锐器，剑总归要比刀多出三分别样的气质，秋瑾觉得徐锡麟就像一柄剑。自然，徐锡麟身上的革命情结也深深感染了秋瑾，或者说，他们都有济天下苍生的殷切情怀。徐锡麟和秋瑾一道负笈日本，徐锡麟介绍秋瑾加入了光复会……在黑暗的世界里，他们是两道彼此照耀的光束。

1907年年初，徐锡麟前往安徽发动革命，将自己一手创立的大通学堂交由秋瑾管理。秋瑾回到这片自己祖先生长的土地。这里之于秋瑾不仅是地理上的概念，更有一些心灵上特别的意味。秋瑾到大通学堂创办新学、传播新知，仅仅只是一个浅显的由头，她真正的构想是惊天动地的：与安徽的徐锡麟相互呼应，共同揭竿起义，在皖浙两地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清革命，以期最终让革命的烈焰彻底烧毁黑暗的封建时代。

命运是很奇怪的事，有些人的生命是执意要脱离平凡的轨迹的，

一旦脱离，危险就靠近了。当然，英雄主义的人们都是来不及揣测命运的这番恶意的，在黑暗无边的世界里，他们的生命用来燃烧成旷野里的火光，徐锡麟如此，秋瑾也如此。

1907年7月，徐锡麟与秋瑾约定一道在19日举行反清武装起义。但出师未捷，事情突然有了变化，徐锡麟在仓促中提前起义，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巡警学堂开枪射杀安徽巡抚恩铭，当场被捕，第二日，便被杀害于安庆抚院门口。清廷十分痛恨革命党人的举动。徐锡麟死后被掏心挖肺，心脏被拿去祭奠恩铭亡灵，祭奠结束后又被恩铭手下兵士煮熟下酒。

7月6日，徐锡麟被捕后，其弟徐伟在供词中提及秋瑾。

秋瑾危在旦夕，但她全然不知。她还在绍兴，还在大通学堂里等待一场积蓄已久的暴动。她的心里常常涌上来自己写的两句诗：“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秋瑾爱剑，她把自己也看成是一把好剑，这一次，剑在静静地等待出鞘。但秋瑾并未等到与徐锡麟相约的7月19日，一切比预想中更为残酷，秋瑾等来的是徐锡麟被处以极刑的噩耗。那个曾和她一道求学东瀛的徐锡麟，那个曾和她一道在樱花下击剑的徐锡麟，那个谈起革命来就神采飞扬的徐锡麟，他才35岁，正当最富有智慧和激情的年纪。他的身体被一双巨大而黑暗的大手给撕碎了，他们还煮了他的心……一想到这个，秋瑾的胃就开始痉挛，开始恶心呕吐，为此她有好几天粒米不进。但黑暗而巨大的势力和来自内心的绞痛，反倒坚定了秋瑾起义的信念。

她至少有好几回可以逃离险境。第一回是7月10日，徐锡麟的一个属下拼尽全力脱身，快马加鞭赶到绍兴传达起义失败的消息，也传达徐锡麟的嘱托，让秋瑾务必离开绍兴。第二回是11日的夜晚，有人悄悄潜入大通学堂，让秋瑾紧急撤离……种种的提前告知都挡不了秋瑾的心意了。此时，她早已决绝地做好了准备，明明知道预想的起义

是以卵击石，明明知道最后的封建势力是嗜血的野兽。秋瑾认定了自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像徐锡麟那样走下去。革命是生命里的盛宴吗？当它成为一种理想，秋瑾甘愿用生命赶赴这场约定。如果没有淋漓的鲜血，如果没有掷地有声的头颅，那还叫革命吗？那几天里，秋瑾除了时时疼惜徐锡麟的死之外，心里竟是说不出的淡然和从容，仿佛她期许已久的某个心愿就要达成了。她发布通知，提前放暑假，遣散大通学堂里的大部分师生。她微笑着与年轻的奔着理想而来的人们告别，这些刚刚绽开生命应该成为革命的种子。但最终有十几个人执意要留下来，他们要和秋瑾共进退。

7月14日傍晚4时，山阴县令李钟岳带领清兵包围大通学堂。李钟岳是一名正直的官员，有自己的良知和判断，他对秋瑾的敬仰由来已久。他奉命带兵进入大通学堂时，秋瑾正站在屋檐上，李钟岳喝令兵士不得射击女子，秋瑾才避免在学堂里受伤。

7月14日夜晚，李钟岳在衙内花厅提审秋瑾。说是审讯，其实更像一场惺惺相惜的话别。秋瑾平静地向李钟岳讲述了她的人生历程，这样的倾诉亦是她对人生的一场回望。她说到幼年读书，说到少年学剑，说到夫妻不和，说到漂洋过海抵达的潮湿的岛国，说到大通学堂……说到大通学堂的时候，秋瑾顿了一下，她的眼前浮现出徐锡麟清瘦的模样，也浮现出他的两道浓眉。她的心里竟有些怆然之外的惊喜，这些怀揣理想的志士们，终究又会即刻相见的……

李钟岳把笔墨纸砚放到秋瑾面前，在中国，在我们的心里，仿佛只有这样才构成完整的别离，只有这样才得以抚慰灵魂最后的创痛。秋瑾用毛笔写下了清人陶宗亮的诗：“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令人深思了，此刻正是夏天，她心里却是一派深秋迹象了。许多年后，我才理解了这句诗的含义，“秋风秋雨愁煞人”是家国梦感的感伤，是壮志未酬的遗憾，亦是荆轲刺秦般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

秋瑾将这句诗写在一个雨水纷飞的夏夜里，整个绍兴城顷刻间感觉到了肃杀的秋意。一开始秋瑾在被起名的时候，命运就作了暗示，她真是一块秋天的玉，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春女思，秋士悲。”秋瑾是决意要成为一位侠士的，仿佛只有悲壮的谢幕才配得上她的一生。

1907年7月15日凌晨4时，绍兴轩亭口浓雾紧锁，秋瑾被推到了这个后来让中国每一个人铭记的地方，秋瑾在晚清政府强权的屠刀下舍生取义。秋天的玉碎了，它的光芒进入了史册。

在秋瑾的故事里我们不得不回头凝望县令李钟岳。李钟岳在秋瑾案中不惜抗命、处处袒护的姿态，让绍兴知府贵福极为不满。杀害秋瑾后，知府立即电奏浙江巡抚张曾扬，历数李钟岳在秋瑾案中的消极表现。几日后，李钟岳即因“庇护女犯罪”被革职。绍兴县内百姓闻听此事，无不扼腕叹息。李钟岳离任那天，有数百人分别乘坐数十只船，沿水路将他送至城外三十里的柯桥。水路迢递，李钟岳站在晃动的船尾，愧疚地对送行的人说：“去留何足计，未能保全大局，是所憾耳！”

李钟岳离职后寄居杭州，终日闷闷不乐，反复念叨“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秋瑾之死已成为他永远无法解开的心结了。他时常独对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雨秋风愁煞人”七个字，轩亭口的风雨一次又一次洞穿他的心。李钟岳始终不能释然，他萌发了殉身之念，他想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日夜不去的沉重，才能洗净那些噩梦里被血色染红的夜。但他数次自杀未遂，先是跳井被人救起，接着结绳老树，又被夫人发现，导致家人日夜防范。1907年10月29日上午9时许，李钟岳乘家人不备，悬梁自缢，年仅53岁，此时距秋瑾遇难仅百余日。

百般无奈中将秋瑾送上刑场的县令李钟岳无疑是秋瑾生命里弥足珍贵的知己。